

ZHU SHAN JING SONG



珠山青松

胶南市革命斗争故事集

青岛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珠山劲松》是胶南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一本革命斗争故事集。本书选编的20篇故事，取材于战争年代胶南人民真实的斗争生活。作者满怀革命激情，讴歌了我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战争，反映了战争年代胶南地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故事内容翔实，情节曲折感人，语言生动流畅，是一本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

序

战德俊

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胶南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撰了胶南革命斗争故事集——《珠山劲松》。这是一本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勤劳勇敢的胶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谱写了动人凯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就开始发展革命武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驱逐日军的艰苦岁月里，他们把自身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出伏支前，抬担架，运粮草，送弹药，护伤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胶南人民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改革、求实的拼搏精神，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珠山劲松》所记述的事实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是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换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广泛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赋予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希望广大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人民群众，认真学习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革命前辈的优秀品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进一步稳定局势、发展经济、振兴胶南、富裕人民积极贡献力量，以两个文明建设的优异成绩谱写新的篇章！

目 录

- 赵洪祥在狱中……………张明俊 (1)
- 换鞋记……………白 水 袁辅璋 (8)
- 关键时刻……………张宗法 (16)
- 为了远处那颗星……………丁文泉 (24)
- 较量……………张宗法 (36)
- 雾夜行动……………丁文泉 (44)
- 沐河渡……………丁文泉 (62)
- 女货郎……………白 水 (73)
- 陈鹏传奇……………丁文泉 王发云 (84)
- 调虎离山……………车 夫 (110)
- 活捉伪乡长……………杨忠良 袁履屏 (117)
- 武工队员……………车 夫 (125)
- 杜家女……………车 夫 杨忠良 (142)
- 丁氏三姊妹……………张明俊 王发云 (150)
- 痛苦的忠诚……………白 水 (158)
- 一枚银牌……………车 夫 杨忠良 (170)
- 新婚别……………丁文泉 刘洪亮 (176)
- 随军旋转逐西东……………钟安利 (187)
- 碧水青山总是情……………千 秋 (203)

一篮子鸡蛋.....刘玉华 (213)

赵鸿祥在狱中

张明俊

赵鸿祥，胶南市大珠山镇胡家小庄村人，1933年为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34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7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81年病故。这里介绍的是赵鸿祥同志被捕后在狱中继续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片断。

身陷囹圄

1934年8月19日上午，中共青岛市工委在四方区小村庄254号召开委员会，传达由交通员金启勇同志专程从上海送来的文件。8月的青岛，天气还较热。为了保密，他们关严了门窗，放下了帘子，4个人围坐在一起。赵鸿祥同志拿出一把鞋刷子，剔出藏在里面的文件，交给史孝舜，史便轻声地宣读起来。这是一份关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情况的文件。大家的心情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与挫折而起伏。

约9时许，文件刚读完。突然，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警车声，接着又是一片纷乱杂沓的脚步声。

“老赵，有情况！”不知是谁这样说了一句。

赵鸿祥同志打了一个不要响动的手势，然后迅速地走近窗口，向外观察动静。

糟糕！整个房屋都被敌人包围了。十几名凶煞恶神似的军警正猫着腰，持枪涌进院内。

情况万分危急。赵鸿祥当机立断，把手里的文件迅速揉作一团，吞入腹中。这时，敌人已经扑进屋内。赵鸿祥同志见已无法脱身，便镇静地对其他委员说：“有人来请我们了，咱们走吧！”说完，便昂首挺胸，向敌人的警车走去。

原来，这是打入我工委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刘志成告的密。当赵鸿祥同志通知他开会后，他便把开会的时间、地点都告诉了敌人，然后又装模作样地出席了会议。于是，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的破坏。

坚贞不屈

赵鸿祥同志被捕后，敌人为了从他身上得到青岛市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便打发特务刘志成来劝降。刘志成战战兢兢地来到关押赵鸿祥的监牢，对赵鸿祥同志说：“赵大哥，你就说了吧。你说了以后，咱们一起干捕共队，每月薪金30块大洋，这比干共产党强多了……”

赵鸿祥同志听到这里，肺都要气炸了。他毛发直立，目眦尽裂，断声喝道：“住嘴，你这狼心狗肺的无耻叛徒，老子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刘志成还想再罗嗦些什么，赵鸿祥同志举起了手上的镣铐，怒斥道：“你给我滚，不然砸碎你的狗头！”说着，就向刘志成砸去，直吓得刘志成连滚带爬，抱头鼠窜。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一计。劝降的阴谋失败了，敌人又把赵鸿祥押到审讯室，找来许多照片，让其辨认（照片上的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红色群众）。一个警官还假惺惺地说：“只要说出这些人现在的住址，我就可以作保，把你释放，并且你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够朋友。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赵鸿祥同志冷笑一声，说：“你们就死了那条心吧！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即便认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狗东西的。”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赵鸿祥软的不吃，就凶相毕露地对他施行了悬梁吊打、压杠子、烙铁烙、拔头发等酷刑。赵鸿祥同志每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矢志不移，威武不屈，始终不向敌人泄露党的半点机密。

将计就计

1934年10月，敌人把赵鸿祥从青岛押到济南，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特务队、军法处提审。敌人又动用了种种酷刑，把赵鸿祥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拔掉，但仍然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听到军法处的汇报后，气急败坏，把手下特务骂了一通“饭桶”后，决定亲自提审赵鸿祥等人。不巧，这天刚开庭，韩复榘家中就打来电话，说家中失了火，把个韩复榘直气得暴跳如雷。一顿臭骂之后，审讯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敌人仍不死心，不久又煞费心机地导演了一场假

枪毙的戏，妄图迫使赵鸿祥就范。

一天，敌人把赵鸿祥和夏玉福（中共党员）绑架到刑场。一阵枪声后，夏玉福同志倒在血泊中。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惨遭杀害，赵鸿祥义愤填膺，直气得两眼冒火。他喘着粗气，紧咬牙关，想挣脱镣铐，与刽子手们拼了。他心里想着：“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可是，无奈他两个多月来受刑太重，原来铁塔般的身体已经被糟踏得极度虚弱。当他用力一挣时，一阵揪心的疼痛冲上心头，只感到眼前漆黑，双腿酸软，就晕倒在地。

这时，军法处的特务走到赵鸿祥面前，声嘶力竭地恐吓说：“你再不交待，这就是你的下场！”对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赵鸿祥不屑与语。他忍着伤痛，目光中射着怒火，恨不得把这伙杀人魔鬼一口吞掉，把这人妖颠倒的旧世界烧它个灰尘不留。

在陪决押回途中，赵鸿祥同志悲痛交加，心情沉重，双眼圆睁，死死地盯着敌人。一特务见状，便凑到其头目面前，讨好地说：“这小子已经吓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鸿祥同志一听，心中为之一振：“对，我何不就此装傻呢？这样对以后的斗争或许更有利一些。”于是，赵鸿祥同志将计就计，从此装起了疯傻人。

他时而装得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时而又疯话连篇，哭笑无常，疯疯癫癫。他与同室的人动不动就打架（假打）。当看守来拉架时，他连看守特务也打（真打）了。有个特务曾被其打得鼻青面肿，口眼歪斜（赵鸿祥同志在家时曾学过武术）。敌人开庭审讯他，他不是痴痴地望着主审官，默默不语，就是低着头，满嘴胡言乱语地嘟囔着谁也听不明白的

疯话，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缕缕布条，然后再拧成绳子。敌人以为他真的吓傻了，两个月后，就在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判了他5年徒刑，押送到济南监狱。

组织绝食

济南监狱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集中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全省各地许多被捕的共产党负责人和进步人士关押在这里。对这批人，除了有限制地给几张国民党的报纸看以外，其他同刑事犯一样，脚上戴着20多斤重的镣铐，一迈步哗哗作响。不少人被磨得血肉模糊，严重者已磨出雪白的髌骨。看守们可以任意对其吊打非刑，没有半点人身自由。

赵鸿祥同志被押到济南监狱后，敌人当真把他当成精神病人。看守们都知道来了一个“疯子”，对他看管得也很松。监狱长公开对看守人员说：“这个姓赵的，只要别叫他跑了就行，不要去惹他。如果谁惹他，挨了打，我不管。”就这样，赵鸿祥同志在狱中利用这个条件，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不久，赵鸿祥同志就与狱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了反对监狱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赵鸿祥与王芸生、崔平德、袁振生等同志商定发动一次绝食斗争。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去掉20多斤重的脚镣；（二）严禁重刑拷打政治犯；（三）转押反省院，给以人身自由。赵鸿祥同志就利用敌人对他看管松弛，让他“跑号”，帮助伙伙给“犯人”送饭的机会，传递纸条，联络难友，秘密组织绝食。

一次经过严密组织的绝食斗争开始了。100多名政治犯

连续几天不吃不喝，汤水不进。开始几天，看守们不以为然，还恶狠狠地说：“饿死拉倒！”到了第五天，有的“犯人”已经饿得有气无力，渴得口干舌燥，但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饭菜和开水看也不看，闻也不闻。监狱长见“犯人”们仍无罢兵迹象，便火速禀报上司。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答应“犯人”们提出的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解救战友

绝食斗争结束不久，赵鸿祥同志就随其他政治犯一起，从济南监狱转押到“反省院”。在这里，“犯人”们虽然去掉了沉重的脚镣，但仍没有半点行动自由。“反省院”的环境及生活条件仍然很差，牢房低暗潮湿，筒子间充满了霉变的恶臭味。

在这种低劣的条件下，再加上伙食太差，不少犯人都生了病。在夏秋之交的季节，年仅16岁的共产党员刘中华也病倒了，经狱医诊断，害的是伤寒。在那个年代，谁生了这种病，几乎等于判了死刑，人人都视若洪水猛兽。看守强令同室的犯人将其抬到一间破屋里，任其等死。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护理，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病情越来越重，眼看就要不行了。赵鸿祥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很着急。他冒着自己有被传染的危险，给刘中华同志喂饭喂水。他装疯卖傻地从看守碗里挖来点带油水的东西，给刘中华同志吃。他把难友亲属探监带来的东西要来，送给刘中华同志补养身子，嘴里念叨着：“救救这个才16岁的孩子！”

这样，在赵鸿祥同志的精心照料下，奄奄一息的刘中华

同志竟脱离了危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刘中华同志出狱后，成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曾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离休。

募捐抗日

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己任，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传到“反省院”后，难友们为不能奔驰在抗日杀敌的战场而焦虑。于是，狱中党组织决定组织一次秘密捐款，支援红军抗日的活动。为了把这一决定通知难友，赵鸿祥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捡了铁丝和小木棒，回到牢房中，避开看守，将墙壁抠个洞，把写好消息的纸条揉成一团，用木棒捅到隔壁牢房。一个牢房看完后，再依次传递给其他的牢房。

捐款筹集起来后，赵鸿祥同志又利用看守让其帮助伙伙外出采买的机会，巧妙地带出了监狱，交给了党组织。

1937年9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赵鸿祥同志出狱，投入了新的战斗。

换鞋记

白水 袁辅璋

这是1940年3月发生的事。

3月的杨家山里，时隐时现着初春的气息。可近几天来，老天爷不知在生谁的气，脸色老是阴沉沉的，傍晚间竟然没好气地扔下来一场寒流，好像存心要人们再尝一番冷冬的滋味似的。

灰蒙蒙的黄昏中，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人轻轻推开了杨希滋家的院门，神秘地朝里瞅了一阵才进去。此人是刚转移到东南崖村的中共胶县工委组织部长刘夏峰。

院里，20刚出头的杨希滋正在挥着镐头劈柴禾，老槐树古墩死死地咬着镐头不松口儿，气得杨希滋猛劲地将镐头举过头顶，又猛劲地砸在一块大石头上，恨不得一镐头就把那老槐树古墩劈成八瓣儿。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国民党胶县县长徐明山，奉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之意，公然破坏统一战线，调集部队，突然偷袭胶县工委驻地东台头村，并残酷地杀害了工委成员夏谷冰同志。工委其他成员转移到东南崖后，决定派组织部长刘夏峰明早动身去莒南，当面向地委汇报这次事件，领取

地委的指示。

“希滋……”

听到有人轻声喊，杨希滋猛地转过了身，一看是刘夏峰，知道是有事儿，忙拉着他进了屋。杨希滋是1939年6月由杨凌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现任东南崖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因他诚实可靠，革命斗争热情又高，所以工委领导很信任他，刘夏峰也常来找他联系工作。

“老刘，还有啥工作要安排？”

刘夏峰摇了摇头：“没别的事了，我来借个锥子。”

“借锥子？”杨希滋感到好奇，不明白一个大男人要那些婆娘们用的玩意干什么。“老刘，要那玩意干啥用啊？”

“你瞧，脚丫子要飞哩！”刘夏峰说着，伸出了左脚，立时有3个趾头探头探脑地从鞋里钻了出来。

本来，刘夏峰早就计划要买双新鞋的。可徐明山的部队偷袭工委驻地时，把刘夏峰房东儿子刘金友打伤了。为了抢救刘金友的生命，刘夏峰把自己的钱都花光了。眼下，他腰里只有1块银元，可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万万不能用这钱买鞋的。

或许是山里人穿破鞋的太多了，或许是因杨希滋脚上常年穿着双破鞋，刘夏峰来过几次了，杨希滋也没有察觉到他脚上的鞋竟然会破到了这种程度。鞋破成这样了，哪能走完那300多里路程啊！杨希滋自言自语着，脸上的神情似乎比刘夏峰还急：“老刘，这鞋还有法补吗？”

“咋没法补？”刘夏峰莞尔一笑：“我补鞋的手艺比婆娘们都高哩！时间不早了，快给我找锥子吧！”

杨希滋点头应着，踌躇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到东间屋找

锥子去了。

其实，锥子就在炕上的针线筐里，杨希滋随手就可以拿出来，可他却没有马上去拿，而是从炕上的被底下摸出一双崭新的老山鞋，愣愣地抱在怀里……

那是半月前的一个上午，杨希滋刚要上山打柴，娘喊住了他，说今日张仓逢集，非要他担着那挑子地瓜干卖了买双“汽皮掌子”（从废汽车轮胎上剥割下来的一层胶皮，有一指多厚。山里人称用这种胶皮做的鞋底为“汽皮掌子”）做双新鞋不可，说儿子大了，好娶个媳妇了，脚上没有双像样的鞋，闺女们瞧不起。杨希滋知道那挑子地瓜干是娘吃糠咽菜省出来的，怎么也不忍心去卖。可娘火了，硬要自己挑着上集。无奈，他只好顺从了娘……

老山鞋，是杨家山里人约定俗成的称呼。由于这种鞋的鞋底是用“汽皮掌子”做的，底儿结实耐穿，穿在脚上又增力气，所以深受山里人的喜爱。因这种鞋多为山里人所穿，故称老山鞋。尤其是那年，一日本兵在张仓集上逞凶，被一位穿老山鞋的山里人一脚踢断腿之后，老山鞋简直成了山里人最值得荣耀和自豪的物品了。所以，杨家山里的男子汉，如果脚上没有双老山鞋，不仅山里的人瞧不起，就连山外的人也是瞧不起的。

“就让老刘穿上这双鞋走吧……”杨希滋在心里这样劝慰着自己。他这么大了，还是头一回有双胶皮底做的鞋啊！更何况这双鞋是从娘身上割下来的肉、抽出来的血换的啊！一想到这，杨希滋的心里倏地一沉：“把鞋送给老刘，娘不会生气吗？按理说，这件事应该和娘通个气儿。可她到姥娘家去了，说准今晚不回来了……娘不会生气的，不会的！老刘

来了，她不是自己吃熟皮团子，省下地瓜干给老刘吃吗？”

杨希滋抱着那双老山鞋，又对自己愤懑了：杨希滋啊，杨希滋！一双鞋值得你心痛吗？要不是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人家老刘用得着穿这样破的鞋吗？用得着来穷山沟里吃这份苦，受这种罪？人家把一个好端端的家都扔了啊……”

西间屋的刘夏峰大概等得有些沉不住气了：“希滋，找着锥子没有？”

听刘夏峰在喊，杨希滋忙抱着那双老山鞋，跑回了西间屋：“老刘，你就穿上这双老山鞋走吧……”

刘夏峰一怔，忙把杨希滋那双捧着鞋的手挡了回去：“那不行，你好容易做上双新鞋，我怎么忍心穿呀！”

“老刘，你就穿上走吧，俺脚上还有双……”

“看你脚上的那双鞋，比我这双还破哩！”

“俺不走远路，鞋破点没关系。可你要走那么远的路，脚上没有双好鞋不行啊！老刘，你就收下这双鞋吧……”

而对着这情真意切的恳求，刘夏峰语塞了，直觉得鼻孔儿在泛酸，眼窝儿在潮润……是呵，在他的心潮中撩拨起涟漪的何止是这双老山鞋啊！胶县工委被敌人破坏之后，地下党组织处于了最艰难的时刻。可杨家山里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吓倒，冒着生命危险来掩护工委的同志，用自己的节衣缩食来接济工委的同志。如果没有杨家山里人民的保护和支持，党组织是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啊！想到这里，刘夏峰将那双充满感激之情的目光聚集在杨希滋那张粗犷、刚毅的脸上：“希滋，党有好多工作需要你去奔波，家里、坡里的活儿也全靠你干，没有双好鞋也不行啊！”